



第一卷  
我 自 己  
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主 编：余 振  
封面木刻：刘 峰  
封面设计：伯 劳

### 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一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通 县 辛 店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457,000 开 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 张 24 预 购 5

1984年8月北京第1版 198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01—41,400

书 号 10019·3691

定 价 2.55 元



马雅可夫斯基

## 目 次

前言(余振)	1
我自己	1
夜	1
城市大地狱	3
妈妈和被德国人杀害的夜晚	5
小提琴也有些神经质地	8
给你们	11
学者赞	13
海军的爱情	16
厌倦	18
枫树枝	22
彼得堡最后的童话	26
革命(纪事诗)	29
关于小红帽的故事	41
给我们回答	43
“你吃吃凤梨，你嚼嚼松鸡”	46
我们的进行曲	47

对马的好态度	49
革命颂	53
给艺术大军的命令	56
诗人—劳动者	59
向左进行曲	62
罗斯塔讽刺之窗	65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79
马雅可夫斯基夏天在别墅中的一次奇遇	83
关于一个自己打算得挺周到的逃兵、关于这个自私 自利者本人和他的家庭遭遇到怎样命运的故事	89
败类	108
给艺术大军的第二号命令	112
开会迷	117
巴黎(和艾菲尔塔闲谈)	121
我们不相信!	128
沃罗夫斯基	130
普恩卡莱	133
墨索里尼	143
广告(七则)	153
诺尔登	156
共青团之歌	161
纪念日的诗	169
塞瓦斯托波尔—雅尔达	186
弗拉基高加索—梯弗里斯	191

塔玛拉和恶魔	200
关于这件事人们将要用回声汇成的起义的巨响写出 真正的诗篇，但是我只能尽我今天的力量讲一讲 这二十六人的事件	208
不准干涉中国！	223
我来了	227
城市	231
魏尔伦和塞尚	237
<i>Notre-Dame</i>	249
凡尔赛	255
约列士	262
咖啡馆	268
告别	275
第三战线	277
把未来揪出来！	282
西班牙	285
六个尼姑	288
大西洋	294
深处的浅哲学	302
黑与白	307
梅毒	314
克里斯多芬·哥伦布	325
热带	339
百老汇	342

我证明	347
小姐和乌尔华脱	354
摩天楼的横断面	360
正派的公民	366
挑战	372
布鲁克林桥	377
“不泄气”营	385
回国!	391
致谢尔盖·叶赛宁	397
和财务检查员谈诗	407
莫斯科的中国	421
情面	426
爱情	432
致无产阶级诗人	440
官僚制造厂	450
致奈特同志——	458
船和人	
机器人	463
作家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	
给作家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的信	467
不要纪念	479
给我们的青年	487
最好的诗	496
阴森森的幽默	501

人民演员先生	507
初学拍马屁的人应用的一般指南	512
玛路霞服毒自尽	519
写给被莫尔察诺夫遗弃的爱人的一封信	531
“群众不懂”	538
忠仆	545
对自我批评的批评	551
轻骑兵	559
喀山	565
胆小鬼	570
官老爷	576
大门前的沉思	582
关于官僚主义和工人通讯员之歌	585
青春的秘密	590
致无产阶级的大学生	593
拍马家	598
造谣家	603
关于趣味不同的诗	609
关于爱情的本质从巴黎写给柯斯 特罗夫同志的信	610
和列宁同志谈话	618
致塔吉雅娜·雅柯夫列娃的信	623
为幽默作家发愁	629
他们和我们	634

预备出党员	638
巴黎女人	641
苏联护照	646
致中国的照会	652
安查尔树	655
我们	659
赫烈诺夫讲库兹涅茨克的建设和库兹涅茨克人的故 事	663
另一种看法	668
打好物质基础!	672
突击队进行曲	676
列宁主义者	681
报警	687
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不好?	692
你来念念这首诗,上巴黎、中国去一次	698

## 前　　言

二十世纪十年代——二十年代，是俄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阶段。这个阶段充满了许多重大事件：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国内战争）、三次革命（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俄罗斯大诗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生活就是在这个时期度过的。

马雅可夫斯基，1893年7月19日出生于高加索格鲁吉亚库塔伊斯省巴格达季村。父亲是个职位很低的林务官，五口之家勉强维持一般水平的生活。1905年革命时，中学生马雅可夫斯基就参加了学校的罢课和游行。1906年父亲去世，母亲和两个姐姐在高加索无以为生，就带上他到了莫斯科，让他转学到莫斯科第五中学。他在这一时期阅读了不少革命书籍，接触到一些地下革命党人。1908年初，他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1908—1909年间，马雅可夫斯基曾三次被捕，最后一次被关进莫斯科布特尔基监狱。诗人后来写的自传《我自己》中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现在我已经有了正确的世界观。”这里所谓正确的世界观，实际上是，已经懂得了应当爱什么、憎什么。

“我呀  
是在布特尔基监狱里  
学会了  
爱。”

(《我爱》)

他回忆父亲去世后他们一家的生活时又说：

“我  
为了混一碗饭，  
永远出卖劳力，  
因此厌恶大腹便便的家伙，  
是我从小养成的脾气。”

(《我爱》)

马雅可夫斯基在这个时期，经过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地下革命工作的锻炼和布特尔基监狱中的考验，他的心已经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

“巨大的爱，  
巨大的憎。”

(《我爱》)

马雅可夫斯基出狱后就决定“搞社会主义艺术”。他先搞了一个时期绘画，后来放弃了绘画，1912年开始写诗。从此就正式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活。

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生活一般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12—1917年，革命前的时期。第二个时期：1917—1924年，革命后的时期。第三个时期：1924—1930年，成熟时期。从三个时期的创作活动来看，诗人是紧紧地跟着时代，甚至走在时代的前面，因而他可以时时唱出时代的声音。他创作生活的三个时期，有一个一贯的总的倾向——就是爱憎分明。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应该是爱憎分明的，但在无产阶级伟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中，爱什么、憎什么显得特别鲜明突出，因此，爱憎问题可以当作理解他的全部创作的最好的钥匙。

马雅可夫斯基本来就“憎恨一切尸体，崇拜一切生命！”（《纪念日的诗》），本来就有“知道旧事物必将灭亡的社会主义者的热情”（《我自己》），恰好遇到了否定一切的未来主义者大卫·布尔柳克。于是就同未来主义者搞在一起。这样，就使他的创作道路多了些曲折，但也使他掌握了一些对社会主义艺术也有用的新的艺术手法。

他是最厌恶大腹便便的家伙，最憎恨资本主义社会的，所以他一开始写诗，矛头就指向他比较熟悉的资本主义城市。第一篇正式发表的诗《夜》就是描写夜色笼罩下的肮脏的资本主义城市的。

1915年诗人写了他革命前的“纲领性”作品长诗《穿裤子的云》。这部长诗是抒情的长诗，它的特点是诗人个人的经历取得鲜明的社会政治意义。开始叙述“发生在敖德萨”的事件时，诗人就不仅叙述不幸的悲剧的爱情，同时也指出

了悲剧产生的社会原因。诗人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的爱情的前途一定是悲剧的。只有如第二版序言中明确指出的“打倒你们的爱情，打倒你们的艺术，打倒你们的制度，打倒你们的宗教”之后，真正的爱情才有出路。诗人看到，在“麻风病院似的城市”中，“没有舌头的大街却在痛苦地痉挛，——/它没法子讲话，也没法子叫喊。”当“1916年”<sup>①</sup>到来时，“我给你们/掏出灵魂，/踏扁它/使它变得更大！——/我把这血淋淋的灵魂交给你们，作为旗帜。”这里可以看到诗人对资本主义的“巨大的憎”，对“没有舌头的大街”的“巨大的爱”。这几行诗就是诗人在革命前的整个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指针。

在这之前和之后，诗人还写了悲剧《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1913）、长诗《脊柱横笛》（1915）、《战争与世界》（1915—1916）、《人》（1916—1917）等以及抒情诗和讽刺诗《夜》（1912）、《城市大监狱》（1913）等六十余首。

《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标明就是一部悲剧，不仅悲剧的主人公——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是不幸的，向他诉述痛苦、带来眼泪的周围的人也都是不幸的，所以这是一部人的悲剧，资本主义社会中多数人的悲剧。《脊柱横笛》、《人》又继续了《穿裤子的云》中的爱情的悲剧，《战争与世界》本来就是写“人类的大悲剧”，本来就是抨击

---

① 即指革命到来之年，实际是1917年，比马雅可夫斯基预言的迟了一年。

悲剧编导者资产阶级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标明叫悲剧，有的虽然没有标明叫悲剧，但也带有悲剧性，总地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活不过是一场悲剧而已。至于六十多首抒情诗和讽刺诗的基本主题，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的抗议，指出只有革命才能给人带来真正人的生活，而且大声告诉人们，革命很快就要到来。总起来看，马雅可夫斯基这一时期的创作，艺术上虽然受到未来主义一定的不良影响显得晦涩难懂、玩弄词藻，但政治思想上是基本正确的。从他的创作中分明地看到，诗人对资本主义的“巨大的憎”，对人民和革命的“巨大的爱”。高尔基在1916年说：“严格地说，没有任何未来主义，有的只是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诗人。大诗人……”

马雅可夫斯基为什么能够与未来主义者搞在一起不久之后就又同他们分道扬镳呢？主要因为，马雅可夫斯基曾受过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又在实际革命工作中经过一定的锻炼，世界观中最主要的东西，爱什么、憎什么，已经基本解决。所以，当他与未来主义者混在一起的时候，一开始就与其他未来主义者不同。如：他在开始时虽然也跟他们一道喊叫过一些虚无主义的口号，但在写作的实践中，却没有象其他未来主义者那样，忘掉民族文化传统。他在1912年写的第一首诗《夜》，有人认为“怪诞”、“奇特”，其实他采用的还是地地道道俄罗斯格律诗中的四音步抑扬抑格，这首诗共有四节，每节四行，韵式是 abab。只有第三节第三行第一个音步缺一个轻音，好象稍微有点出格。查过最初发

表时的《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这一行开头正好有一个“u”，后来编入集子时漏掉了。这样以“怪诞”、“奇特”著称的诗，恰好正是这样严谨的古典格律诗。此外，1912年写的《码头》、1913年写的《而您能够？》和《关于彼得堡二三事》等，用的都是四音步抑扬格。1915年写的《海军的爱情》，更是严谨得“奇特”，这首诗共九节，每节两行，每行三个音步，第一个音步是抑抑扬格，第二个音步是抑扬抑格，第三个音步是扬抑抑格。没有一行出格的。象这样“奇特”而又严格的诗，在普希金、莱蒙托夫的集子里也很少见。不仅如此，甚至他后来写的长诗《关于这个》，成熟时期写的《列宁》和《好！》等长诗中，也有个别诗节用的是古典格律诗体。这有力地说明，马雅可夫斯基在“革新”时不但没有丢开民族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正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创造出新型的马雅可夫斯基式的诗体。这一点正就是同虚无主义的未来主义者早晚要决裂的主要原因。

1917年11月7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马雅可夫斯基欢呼道：“这是我的革命。到斯莫尔尼宫去。工作。做了该做的一切。”（《我自己》）从革命的最初几天起，他就把自己全部“响亮的力量”“献给进攻的阶级”。1917年11月30日，马雅可夫斯基在讨论设立艺术方面的国家机关时号召知识分子们说：“必须欢迎新的政权，加入新的政权，并与它接触。”他在革命后最早写的几首诗（1917年的《我们的进行曲》、1918年的《革命颂》、《向左进行曲》等）就是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解放了的人民的圣歌，表达了

他对革命的“巨大的爱”。

1918年，马雅可夫斯基写了第一部苏维埃戏剧《宗教滑稽剧》，并于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日子里演出。诗人想要用这部“我们时代的英雄的史诗的讽刺的剧本”，歌唱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但是写得太抽象，观众难以接受。诗人自己也不满意。1920—1921年诗人又写了第二稿（1921年上演）。

1919—1921年，苏维埃祖国最困难的时候，马雅可夫斯基在很艰苦的条件下在罗斯塔（俄国电报通讯社）工作了一个时期。他一直给“罗斯塔之窗”作画题诗。“罗斯塔之窗”一共出过一千六百多幅宣传画，讽刺白军和外国侵略军、鼓励工人和农民努力生产，支援前线。他画了许多画。所有宣传画的十分之九的题诗都出自他本人之手。

马雅可夫斯基这时还写了长诗《150,000,000》（1920年写，1921年全文发表）。诗人根据俄罗斯民间英雄诗的写法，塑造了民间英雄诗式的武士伊万和讽刺的形象威尔逊。这是“革命的血的《伊利亚特》、饥饿年代的《奥德赛》”。不过，这部长诗仍然存在抽象和公式化的缺点，曾受到列宁的批评。

1922年，马雅可夫斯基又写了所谓诗体自传长诗《我爱》，这是可以与下部长诗《关于这个》相提并论的一部很成功的作品。诗人在新的社会中，很高兴地又回到革命前只能成为悲剧的爱情的主题。这时候，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长诗中的主人公“庄严地高举手指般一行行的诗/